



百家笔会

又见麦子黄

□ 朱立新

然转型为“移动的文旅”，大街上见得多的是老年人带着孙子孙女，寻找游乐设施，徜徉在小吃摊前。

过去，收麦是一件大事。只要布谷鸟一叫，农人们的心就如同炸豆焦麦，黄了，慌了。步行，背着手，挺着近乎佝偻的身躯，一天能去地里看上好几遍，仿佛怕麦子一夜之间凭空消失了似的。从这头踱到那头，停下来，用手捋一把麦穗，在手里搓来搓去，然后嘴一吹，麦芒和麦皮四散而去，留下金灿灿、饱胀的麦粒。当然，还不忘捏几粒放入口中，细细咀嚼。听到“咯嘣”一声，心里便如春节爆竹燃放了起来，分外高兴：“熟了熟了，不等了，明天就开镰。”于是，第二天的五更时分，各家各户院子里就传来了“啦啦啦啦”磨镰的声响，以及呼唤半大的孩子起床一起上地的吆喝，还能听到孩子们粗重的一连串的打呵欠声。

布谷鸟，照时照点地在清晨，开始它在乡村周遭、田野上空的漫游。套上牛车，放上镰刀、叉、鱼皮袋，坐上家人，吆喝着牲口便出发了。田野里，只有“啦啦啦啦”的割麦声，那一刻，布谷鸟的声音便神秘般地远去了，也许再次进入了梦乡。待日上三竿，孩子饥肠辘辘，嚷着要吃东西时，女人们才带着孩子一起步行返回。男人们则依旧再割一阵子，开始装车。偶有“油馍……油馍……”的叫卖，从身边经过。男人扭过头望上一望，继而咽一口唾沫，咂了咂嘴，依旧低头默默地装车。

临近中午，会听到“冰糕，冰糕，凉甜解渴”的叫卖声，似近还远。叫卖声诱惑着田间的孩子们，不由得停下镰，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“妈，一会儿咱们家一人一个，解解渴吧！”孩子们一再恳求。“啥吃头，越吃越渴，咱们装的有柳枝儿茶，清热败火。”

孩子们在母亲的解释中没了割麦的劲头，一屁股瘫坐在麦堆上，噘着嘴，赌着气，摆挑子。

“哎呀呀，知道你们舍不得让孩子们吃。它又不是金子做的，吃一回能吃吃穷？”在旁边地块劳作的老爷爷歇下来，擦擦着母亲。真有效！孩子们吃到了“望眼欲穿”的冰糕。临了，

不忘把冰棍儿吸了又吸，舔了又舔，眼望着“二八大扛”上远去的白色冰糕箱子，久久不愿移动脚步。

麦季儿，最盛大的活动莫过于“打场”。选取晴朗天气，才能“摊场”。清晨，早早地用粪耙子刨开麦垛，用叉摊匀，中间不能断人。待日头把麦头晒干晒焦，再翻挑第二遍，甚至第三遍。一般午后一点多，差不多就可以“碾场”了。男人们麻利地安上石碾棍，给牛套上牛套，带上牛笼嘴，一手牵引着鼻绳，一手拿一条细长的树条，不时地吆喝着，驱赶着牛，让牛更加卖力。一圈一圈，旁边的家人，时不时地把麦秆往里面拢一拢。等麦穗粒全部掉落，就可以“挑场”了。此时，一家老小全部上阵，一铲，一抖，一楞，一放，一挑，一推，没籽粒的秸秆便被堆成堆。待大大小小的秸秆堆布满麦场，就可以集中移出麦场了。

“打场”没有一刻歇息的空儿。左手累了，换右手；左腿累了，换右腿。头热得冒烟，手摸得发麻，腰疼得直不起身……这些都是常态，没有把麦子运回家，谁也歇不了。

把长的短的麦秸彻底挑完，男人

们弯腰抓一把含麦糠的麦子，往高处一抛，此时就可以确定风向了。大家拿木锨，拿叉，拿推板，齐心协力，一起朝着那个方向聚拢。很快，近乎梯形的堆儿就成了。

紧接着，开始趁风“扬场”。一人用叉高高抛起，麦糠随风飘远，麦粒哗哗下落。一人拿着竹条大扫帚，开始“打掠”，如蝴蝶落蕊，燕子掠水，风抚山岗，轻飘飘地把残存在麦粒表面的糠扫除了。

如果下午没有风，扬不出来麦子，就叫“塌场了”。晚上，至少两个大人要睡在麦场里，一旦发现起风，立马就着月光，打着电筒，扬场。“搞突击”，这样不耽误明天晒麦子驱潮。

打场，中午男人们往往不回去吃饭，时刻不离地守在那里，比雌鸟喂养雏鸟还要精心。现在想来，那个年代的老一辈人，深知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的命根子。常言道“中原熟，天下足”，河南，是全国的大粮仓；南阳，是河南的大粮仓。考虑到这些，农人们怎么敢掉以轻心呢？

眼看，新麦子马上就要收回家了。此时，乡亲们一个个疲惫的脸庞难掩

幸福。红薯玉米糁、花卷馒头、玉米面馍、凉拌黄瓜、酱豆咸菜、囫囵辣椒，是农闲时节的标配。忙起来，伙食尽可能地搞好一点：番茄鸡蛋捞面条，滤过并拔凉的；蒸面条就大蒜，虽然几乎找不到一疙瘩肉，但总算油津津的；油条煮鸡蛋白开水，只要有油就行……

待彻底把麦子装好，拉回家，往往是披星戴月，一个个累得鼻塌嘴歪的。女人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坚持去灶屋做饭。男人光着臂膀，从口袋里摸索出一根松烟，无力地在嘴唇唇间，又摸索着找出一盒泊头火柴，“嗤”的一声划出火苗，手累得火柴总送不到嘴边。火柴灭了，再点上一次。然后，头靠在紧实饱满的麦袋上，深深地吸上一口，又缓缓地吐从鼻孔散出。也许是在释放着难以继的疲惫，也许是在回味着曾经年少时的无忧无虑。

感觉，以前的麦天，很长很长，一般持续15至20天左右。很多男劳力，过了个麦天，就累得病倒了。那朴实的胡须里，那刻印的皱纹里，那朴实憨厚的笑容里，都饱含着时代的沧桑和艰辛中滋生的不屈和倔强。

那黑红黑红的脊背，不惧风雨；那明晃晃的镰刀，不惧烈日。一代代的乡村人，在用他们的坚韧和勤劳，谱写着祖国大地粮食增产增收的历史。

如今，每逢麦天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，不用再着急忙慌地回家，收割机早就停在地头，部署到位了。外出的人只管往家里转钱、打电话，述说着亲情和浓浓的乡愁。他们在外拼搏不易，老年人在乡村坚守同样不易。接送孩子上下学、在家附近打零工，成为了留守老人们生活的常态。他们默默地在“小我”和“大我”之间奉献着余热余力，成为了当今乡村振兴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

我相信，终有一天，当布谷鸟的叫声再度响起，每一位老农的心中，涌起来的只有对幸福生活的满足，和眼见丰收的喜悦，那久远的焦虑、忧愁、惊悸，都会烟消云散，消失殆尽。不再刺痛，不再惊惶，任它悠悠地回荡在田间地头，回荡在乡村每一个角落……



梁永红/绘

爷爷的小院

(外一首)

■ 李坤

小院里，
凌霄花红了篱笆，
瓜架上爬满了黄瓜，
年迈的葡萄架下，
还在回响着儿时的嬉闹。
戴着草帽，
踏着流火，
舔着舌尖，
目光在绿叶青果间打滚。
扯起瓜蔓，
掀开瓜叶，
轻轻拧下一个，
腾地一声，
兴奋的笑声越过围墙，
飞过田野的天空。
每次从小院回来，
行囊中总是满满的，
青的，绿的，长的，圆的……
但更多的是爷爷那声叮叮。
夕光烛照，
热闹的小院，
终于安静下来，
门口翘首以盼的铃铛，
目送我们回程，
一如爷爷千虑的身影。

扑流萤

蝉在树上长鸣，
葫芦在月光里开花，
荷塘送来一阵阵清凉，
流萤，
用飘忽的鼓点倾吐着心声。
吹灭煤油灯“啾啾”的响声，
院落里流萤交飞。
三点、五点、十点……
风一样跟着流萤奔跑，
快乐的笑容被一一点亮。
那些夏季的夜晚，
没有电扇，
没有空调，
没有微信，
幸有流萤可扑。
钻进玻璃瓶，
就多了一盏小灯笼，
小小的灯笼，
燃起了乡村孩子童年的梦想。
轻摇蒲扇，
翻开一本闲书，
记忆像萤火虫一样，
翩跹着、跃动着，
覆盖灰尘的文字一个个鲜活起来。

牵牛花开了

■ 雒伟

藤蔓，缠绕依偎
根芽，合力生长
蓝白、青红、紫黑……
一对对盛放。
延续春天的梦
绿色的墙，鸣唱繁忙
花半开日，倔强、坚强
篱笆上，堆叠着情话
塞满了缝隙，充盈
写下的新墨，诉说思念
夏风，听得见轻声细语
铺在田野上，厚厚的小喇叭、朝颜儿、勤娘子
称呼里，温柔缠绵。
我猜测
谁的心头，乐开了花？

小满前后，家乡的麦子黄了，饱胀胀，沉甸甸。在初夏的熏风里摇曳着金子般的麦浪，起伏如海，一波一波到天边。

蝉鸣未起，但已隐隐感觉“割麦插禾”的鸣叫近了，也许它们尚在从南至北的辽阔大地上空飞翔，也许那种久违的声音，忽而已在乡村某个清晨悠悠地弥漫。风狂日头晒，麦粒日渐饱满、干燥，也许在一瞬间便集中一股劲儿走向成熟。

公路上，屡见一台台动力十足的收割机，由北向南疾驶。留守家乡的乡亲们，看到这些“巨无霸”，喜形于色，仿佛金黄色麦子已经颗粒归仓。

在南阳，小满前后，各县照例开会，称作“物资交流会”。马戏团、歌舞团、豫剧团，套圈的、打靶的，还有凉皮米线、油条煎包等地方特色美食一应俱全，在一街两行的荫凉处、庙门口、桥帮上、沟渠旁星罗棋布。早些年，会面上充斥最多的是农具农器，如镰刀、扫帚、木锨叉、萝卜簸箕、推板耙……讨价还价中，各家都要多少添置一些新农具，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做着充足准备。而如今，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大力普及，短时间内，麦收便结束了。“物资交流会”也悄

夏荷

□ 赵成

南北朝沈约有诗云：“中池所以绿，待我泛红光。”看着无边的绿荷丛中遮掩不住的喷薄红莲，感觉整颗心都要被点燃了。乍见惊喜，又如何能形容这一刻内心的震撼。

一团一团的红火，照亮了莲花的面颊。嫩黄的蕊、粉白的瓣、红透的尖，在若隐若现的水面上恣肆燃烧，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叶浪间翩翩起舞。

一夜之间，工笔的莲，不小心被谁泼了颜料，洇透成墨绿和火红的画布，由浅到深，层次分明。

这叫中国风吧，在世人的眼里，凝翠的荷花、游弋的锦鲤、古朴的民居、水柳的纷飞……稍一搭配，水墨丹青中就有了神秘的古韵风雅。

新荷如江南女子般娇弱袅娜、欲语还羞。总是愁煞了这置身荷叶间的赏荷人，久久逡巡在莲叶间痴痴傻傻地等，等那一场会心的爱恋在心底生根。

这世间，或许真的有一见钟情，可是，许多年来，哪里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低头的温柔？

闲庭信步

“昼晷已云极，宵漏自此长”，夏至到，鹿角解，蝉始鸣，半夏生，木槿荣。此时节，万物至盛，欣欣向荣，盛夏来临。

夏至的美，不是一池春水般的静谧，而是一曲张扬奔放的生命之歌。唐代元稹《咏廿四气诗·夏至五月中》写出了这种独特的夏日之美，“处处闻蝉响，须知五月中。龙潜渚水穴，火助太阳宫。过雨频飞电，行云屡带虹。蓂实移去后，二气各西东。”蝉鸣阵阵，骄阳似火，龙潜渚潭，暴雨飞电，行云带虹，万物恣意盎然，酣畅淋漓，生动而热闹。

琼岛风情

古盐田

□ 付振强

早听说海南儋州有片千年古盐田，年初专程去了一趟。千年古盐田位于海南洋浦半岛的盐田村，始建于宋朝。走进盐田村，空气里都开始飘散着海盐的味道。越过密密匝匝的树林，面前出现了一大片低洼的滩涂地。

相传1200多年前，一群盐工落脚儋州，无意中发现这片滩涂地上的石头经过海水浸泡和烈日暴晒，上面居然会留下白花花的海盐。于是，盐工们将海边散落的火山岩石削去一半，并把石头的中间部分凿出可以淋水晒盐的石槽，把经过烈日晒干的海滩泥注入海水过滤，制成高盐分的卤水，再将卤水倒在火山石槽内，经高温暴晒后制成盐巴。

如今，盐田村仍有30多户盐工沿袭着这一古老的传统技艺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，讲述着老一辈盐工们“洋浦盐田，朝水夕钱”的制盐故事，难怪后人评价说“这

里的每一个盐槽，都承载着火山海岸的文明”。

盐焗美食是当地盐户的智慧发明。在古盐田一侧的树林里，支着许多帐篷，妇女们在大声招揽着生意。每个人面前都点着炉子，上面是铁锅，下面则是熊熊燃烧着的木柴。掀开锅盖，里面是满满一锅的白盐。用铲子探宝似的挖下去，一只只白条鸡陆续被“挖”出来。

拎出一只，剥掉外包装纸，立刻有股热腾腾的肉香扑面而来。这种利用海盐包裹“焗”出来的鸡肉软烂嫩滑，吃起来咸香适口。由于刚“焗”出来的鸡很烫，很多游客都跟我一样，撕下鸡肉扔到嘴里后不停地哈着热气，脚下也不停地踱着小碎步，互相望了，都觉得各自的样子滑稽可笑。

古盐田无声，却处处彰显着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；盐槽不语，却经年累月地把一捧捧“瑞雪”无私地送入万户千家。偌大的盐田像一方古砚，千百年来任由盐田人精雕细刻，绘就出了一幅幅雪白的画卷。

幸运的是，古盐田虽风餐露宿染尽历史沧桑，却依然历久弥新，得以让我们在今天仍然可以趋步上前触摸历史，与前人对话。

夏至之美

夏至时节，烈日当顶，太阳是万物的主角，每一束阳光都在毫无保留地传播能量，展示夏天的威猛和强劲。迎着火热的生命之光，植物疯长，大地被绿色铺满，一切都变得丰盈饱满。满架的番茄，青红相接，还没红透，就被贪嘴的鸟儿偷吃了去。黄瓜垂挂，举手一摘，就入口清食。圆胖的西瓜，挺着大肚子，隔着青翠的绿衣裳，散发出沙沙的甜香。青蛙坐镇池塘如虎踞，呱呱呱地开始激昂的大合唱。蜿蜒的小溪也开始变得豪迈起来，加快速度，浩浩荡荡地奔向远方。

夏至时节，烈日当顶，太阳是万物的主角，每一束阳光都在毫无保留地传播能量，展示夏天的威猛和强劲。迎着火热的生命之光，植物疯长，大地被绿色铺满，一切都变得丰盈饱满。满架的番茄，青红相接，还没红透，就被贪嘴的鸟儿偷吃了去。黄瓜垂挂，举手一摘，就入口清食。圆胖的西瓜，挺着大肚子，隔着青翠的绿衣裳，散发出沙沙的甜香。青蛙坐镇池塘如虎踞，呱呱呱地开始激昂的大合唱。蜿蜒的小溪也开始变得豪迈起来，加快速度，浩浩荡荡地奔向远方。

老话说“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

□ 雷亚梅

天”。虽然夏日如烈日，却意味着阳盛之极必阴生。夏至之后，阴气开始萌动，预示着秋冬将会慢慢到来。然而，如果没有着落，春便没有了意义，秋便没有了着落，冬便没有了回应。夏，唱出了一年四季最强的音；风行的声音、水响的声音、雨落的声音、生命拔节的声音……

或许四季更替，变化永恒，一个时节有一个时节的魅力与特点，它们在无涯的时间里不停地往复循环，不因我们而停留。当下，我们只需要尽享夏至的绚烂之美，接受并感谢盛夏的慷慨和热情，向着收获

的明天出发。

在草丛里掐野菜。那野菜我认识，叶片像蚂蚁的肚子，在故乡叫蚂蚁菜。阿姨的旁边，放着一个大塑料袋，里面尽是掐来的蚂蚁菜。

我说：掐那么多蚂蚁菜啊！她笑了，答：“回去晒干了，炒菜吃。”然后，她又说：“野菜到夏季是真正怒放，我们小时候是靠这些野菜长大的。”她眼中洋溢着深情爱恋，声音洪亮，仿佛是野菜

的知己。

在夏季，小的时候，我们在故乡也常吃野菜。是一种长在田间地头的影影菜，妈妈从田间干活回来，会顺便掐一些，拌着面，上锅蒸或用开水焯一下凉拌，都很好吃。后来到了北京，听人们都叫它野苣荬菜。

“有野苣荬菜吗？”我问阿姨。她站起来，让我往西看。她手指着葱茏的短墙边，说：“你去瞅瞅，都在那边怒放呢！”

是的，它们在怒放！没有任何词汇会比怒放更恰当地形容那一片野苣荬菜蒸蒸日上

的生命力了。只见青鸟的叶片大而饱满，挤挤挨挨，层层叠叠，像一片青色的花海，却比花还要热烈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知道，众生平等的意义，无所谓生命的贵贱，哪怕你是从遥远的乡下走出来的一棵野菜，也可以怒放成绚烂的花。

生活记事

怒放

□ 耿艳菊

像朱自清先生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一样，我惊诧起眼前这一树紫色的木槿花。那一朵一朵硕大的紫，密密地从木槿树的各个方向、每一枝丫的缝隙里升腾。木槿树的青枝绿叶，木槿树本身低调地隐去了，仿若迟暮的佳人把头头让给了二八的花旦，怒放去吧。立在眼前的就成了一团怒放的窈窕的紫！

每天散步，我总会路过这株木槿树，从来没有这么震惊过，以往我只觉得它和路边的任何植物没什么区别。有时候它闯到眼前了，就看一两眼，更多的时候是把它忽略了。它的存在，没有走到我的心上。或许，雨后初晴，或许它真的到了怒放的季节。仿佛谁在倾尽全力唱着汪峰的《怒放的生命》，突然听到了你的耳边，你为这生命的呼喊而感动。抬起头，就遇上了这木槿的怒放：呀，真绚烂！

清晨的园子，草木上露珠晶莹，叶片欲见碧青。路遇一阿姨蹲